

淮河边的儿女



陈登科



I247.5
68

淮 河 边 上 的 儿 女

陈 登 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淮河边上的儿女

陈登科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1月新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0册

书号 10100·274 定价 0.48元

再版的话

山是故乡美，
水是故乡甜，
路是故乡熟，
人是故乡亲……。

这些话不一定准确，但是，对一个离别故乡多年的人来说，也不一定是不真实的。当我接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来信，说他们决定重版《淮河边上的儿女》时，我的心情，也不知为什么，久久不能平静。

这不平静，不是因为《淮河边上的儿女》这本书，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那么几条小小的鬣狗，为着向叛徒江青摇尾乞怜，效忠取宠，他们挥舞笔杆，对它横加挞伐，使它遭受一场焚毁之灾，灭迹之害，久别于人间之苦；而是我想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淤黄河边上。（在我的故乡，有一条河，原叫淤黄河，自从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导淮入海，改称为淮河；但是，人们还习惯称她为淤黄河。）

我出生于淤黄河边上，生长在淤黄河边上。我是淤黄河边两岸人民的乳汁喂养大的，我也是淤黄河边两岸人民教养成人的。我若忘记故乡，忘记那些哺育我的人民，我就是忘记生我养我的爹娘。我所以要写《淮河边上的儿女》这本书，只不过是对故乡的怀念，对父母的怀念，对战友的怀念。

我不是书中的儿女，但是书中的人——就是那些战斗在

淤黄河边上的人，牺牲在淤黄河边上的人，全是我的战友，并且是共过生死的。我今天，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尽到责任，没有把他们写好。

还有一件事，我也应该忠实地告诉读者。十年前，江青手下的那些文痞，曾经批判过《淮河边上的儿女》这本书，罪名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另一条是宣扬“战争残酷论”。是不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是不是宣扬“战争残酷论”？待读者看完这本书，自有公论，无须我自己去讲。我也讲不好，讲不清，因为卖瓜的人，总是说自己的瓜是最甜的。我只想借这本书再版的机会，谈谈我对故乡的怀念。

我不是怀念淤黄河两岸土地肥沃，盛产山芋、花生、小麦、黄豆、玉米、高粱。这里桃花红，杏花香。我是怀念淤黄河两岸人民，怀念那些在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为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贡献出自己的血和肉的人，也就是我在书中所写的那些人。

同志们，当你们读到“舍夫”和“弃子”这些章节时，或许会提出疑问：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真有这样的人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我还专程去淮安县，寻访过那位弃子的老妈妈。遗憾的是，我最后一次没有见到她，因为在我去看望她的前二年，她已离开了人间。但是，她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清晨，舍子救战士的美名，还流传在人间。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陈湾子，只是一家人家，三面环河，一边是平地，又不靠大路，是个很偏僻的独圩独户人家。在抗日战争中，这里就是民兵常常宿营的地方。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调了一个整编师——四十八师，在淮安县境“清剿”，从三月一日开始，到三月七日，连续三次

发生流血事件。三月一日在蒋家舍一支游击队被包围，钱毅同志在突围中被俘，遭敌人乱棍打死；三月五日陈湾子事件，牺牲二十多人；三月七日季桥区民兵被包围，又牺牲十多位同志。这三次事件，当时在淮安震动很大，我在书中只写了陈湾子事件，其它两次，只是顺笔一带而过，主要是为着避免情节雷同，同时，所写的陈湾子事件，其真实情况亦有所变动。之所以要变动，完全是根据小说的结构需要而动的。

真实情况是这样：

陈湾子这个独圩独户四面不靠村庄的偏僻小村，在抗日战争年代，我游击队经常在这里落脚。我们不仅地形熟，对周围人事方面也很熟悉。因此，民兵到敌占区活动之后，总是回到这里来休息。在三月五日这一次，共计有三十多个民兵，由区委书记带领，和敌人绕了好几个圈圈，才到了陈湾子。这三十多个民兵，到陈湾子已是下半夜了，住下，约四更左右就被敌人包围住，一直打到天麻花亮。民兵的子弹全打光了，人也牺牲了大半，眼看敌人打进圩子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妈妈灵机一动，将自家的房屋点起火，让民兵乘着烟雾弥天的当儿，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重围。有三个民兵，在圩门口打掩护，最后没有走得脱，全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将三个民兵，一个个绑在树上，要用刺刀戳死他们，陈妈妈便不顾一切，扑上去，抱住三个民兵，挺起胸脯，挡住敌人的刺刀，说这三个人不是民兵，是她的儿子。敌人问她有几个儿子，她说有三个，当敌人从救火的人群中拖出她的真正的儿子，问她是什么人时，她不回答。儿子见她不回答，更慌了，蹬着双脚，拚命地叫喊：“妈妈，妈妈，是我，我是你的儿子……”她看看三个民兵，又看看自己的儿子，摇摇头说：“我不认识

你。”敌人当着她的面，用刺刀将她的儿子戳死。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曾去采访过这位老妈妈，当我问她，当时儿子在叫喊她妈妈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回答非常简单，说：“国民党戳死我一个儿子，我救活了三个儿子，不是一样吗？”她回答的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确是顶真实的。在过去战争年代里，我们每个战士，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广大人民群众，亦把我们的战士看成是自己的儿女……。想到过去的一切，就更加引起我对故乡的怀念。我的故乡，在抗日时期，就是革命的根据地，应该说是老解放区、老根据地了，今天怎样呢？是不是人们已把她忘记了呢？

我在这里，还想说一点，书中的王纪同，他原名不叫王纪同，是叫王秉同。我所以要将秉字改成纪字，就是为着纪念他，王秉同同志，在一九四七年春已经牺牲了，我在书中，只写他受了重伤，并未死，实是不忍把他写死。因为一个好人，对人民有用的人，对革命有用的人，大家总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年，活得越久越好。

王秉同同志，和我相识时，才十几岁，开始是在民运队工作，后来当了区委委员，牺牲时是涟东县徐集区区委书记。

在抗日时期，我还是一个游击队队员，每次到敌占区打伏击，或是抓汉奸特务，他总喜欢带着我一起去执行任务。他的年龄虽比我小几岁，但是他的胆量却比我大，每次他都走在我前面，他对我政治上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到了解放战争中，我们已分开了，他死得也非常英勇。

一天，他与区队的指导员张驰同志，到敌占区活动。在半路上，被还乡团包围了。他们两人利用一个芦柴塘，和敌人打了一个早晨，最后子弹全打光了，两人光荣牺牲。

王秉同同志牺牲后，敌人用两条黄牛，将他的尸体拖进涟水城，放在城门口，示众多日，又用火烧了。

在当时，涟东人民群众为着纪念他，还把他的家乡，改为秉同区，现在怎样呢？就不知道了。

不管怎样，我想涟东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因他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确是为人民做过好多好事，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既是好同志，人民就不会忘记他。他的死，是为人民而死的，人民更不会忘记他。我所以要在书中将王秉同改为王纪同，也就在于此。

书中还有一个人，就是钱毅同志。

关于钱毅同志，我曾在一篇回忆录里，专门写过他，我把他称为同志、战友。现在看来，这样称呼他，是不怎么准确的，最准确的称呼，我应叫他老师，他对我的帮助和培养，不管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称得上是我最好的启蒙老师。我很后悔，在我的书中，只是侧面的提到他，没有很好的将他为党为人民的一生，充分表现出来，没有把他的事迹忠实的告诉读者，这是一大遗憾。

顺笔我还想说的，书中的区委书记颜景华和县委王政委，这两个人，都是我熟悉的好同志。他们的事迹很多。但是，在我结构这部小说时，我没有敢正面去写他们，不写他们，不是我不想写，当时在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盛行时期，我是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他们还活着。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部小说，是我的第三部作品，当时，由于个人艺术素养，政治水平都很差，书中的错误和缺点还很多，为着保持它的原有面目，在这次再版时，也未作修改，欢迎读者对它批评。

一个作家，不怕人们对他的作品进行批评。也只有在批评中，才能不断地吸取养料，不断地前进。

请予批评！这也是我对读者的一点要求。这个要求亦是我要写这篇《再版的话》的动机与目的。

陈 登 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

目 次

一	匪祸	1
二	一路上	7
三	在区里	14
四	渴望	22
五	难忘的日子	32
六	雪夜	38
七	信号	50
八	狗咬狗	62
九	阴谋	66
一〇	春种	71
一一	陈湾子	80
一二	疯狂	90
一三	不屈	95
一四	动摇的人	98
一五	医院里	109

一六	舍夫	114
一七	晚会	129
一八	抢收	136
一九	追悼	142
二〇	火焰	148
二一	借水行舟	155
二二	黎明前的风暴	161
二三	反抢粮	171
二四	小石窑	181
二五	飞兵	187
二六	六草荡	199
二七	坚持	210
二八	弃子	217
二九	拔钉	221
三〇	烽火	226
三一	海潮	230
三二	这才是开始	234
后记		247

一 匪 祸

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淮阴与淮安城之后，紧接着，又从两淮出兵，攻打涟水城。

从淮阴到大茭菱，九十里路长的一条淮河堆上，大炮声，机枪声，不分日夜的响。

十几架美国式的飞机，从早到晚，日夜不断，在淮河边轰炸。墨绿色的汽车，拖着美国的榴弹炮，在淮河堤上，嘟嘟嘟跑着，冒起来一股股黄尘。美国的炮弹、炸弹，都象丢在淮河边人民的心里，一颗一颗的炸起来。

李春涛爬在小锅屋东山墙窗口上，看看天黑定了，满庄上，人哭犬吠，猪叫马嘶，喊爷叫娘的惨声，在耳朵里响得更凶。他缩回头来，叹口长气，轻轻站起身。掉回头，只见那头小黄牛，浑身的毛都竖起来，在槽头跳上跳下，踢蹄甩尾，急得来回乱打转。他扭身走到屋子当中，拖开翻倒的小桌子，脱掉脚上的老毛窝^①，跳下地塘——临时防炮弹的地下室，推醒老妈妈：“她妈，你把布鞋子摸给我，天黑了，让我出去，抱一篓子牛草回来，小黄牛两天没吃草了。”

李妈妈懵懵懂懂的坐起来，右手把老布手巾向髻根绕，左手拉住老头子的棉袍角：“小爸爸，枪子呜呜响，出去不得啊！”

李春涛推开老妈妈的手：“你把鞋子摸出来，一天不死要

① 芦柴花织的草鞋。

饭吃，两天不死要衣穿，能睁着眼，看牛在跳吗？”

“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各人性命还站在西瓜上滚呢，你还要去顾牛，看你死了能把牛带走！”老妈妈很生气的放开手。

“我死了，还有伢子要过日子，能睡在屋里一辈子吗？你快把鞋子摸出给我。”他的声音软和些了。

李妈妈在头前摸出鞋子，塞到老头子手里，还是不肯放，扭过身推推背后的媳妇：“二娘，你起来看看，老爹爹要出去抱牛草哩。”

“你快拿来吧，又喊她做什哈？”伸手从老妈妈手里把鞋子夺过去。

李二嫂睡在地塘里，几天来的心思，比公公婆婆还多。她正在梦中，看到她的丈夫李振刚，带着担架队，从淮阴城拾回一个伤员，走到淮河渡船口，国民党三架飞机，从天上扔下小斗粗的一颗炸弹，可巧落在这个伤员身上，青烟直冒，李振刚冲上去，抱住这颗炸弹就往河里跑……。她被婆婆推了几下推醒了，打了个呵欠，坐起看看，自己还在阴暗的地塘里，揩揩脸上的汗珠子，痴呆呆的在想：“我这怎哪？怎看到他？”婆婆接着又叫她：“老爹爹出去抱牛草，年纪大了，眼不管事，你到门口去看着他。”她揉揉眼睛，心跳的慢了，伸手抱起小虎子，爬上塘，嘴里念叨一句：“牛是他命，儿子也没牛重要了。”眼一闪，小斗大的火团子，拦住他家的门，轰！把一个黑黑的人影子，炸飞起来，她陡然打了个寒噤：“爹爹没命啦！火起来啦！”抱住小虎子冲出门去。

她跑到场边，丢下小虎子，转身回来，刚奔到门口，屋里呼的一下冲出两丈多高的火头，把她往后一撞，撞出三丈多远。

她睡在地上，翻身几滚，爬到水缸跟前，脱下身上蓝花布

棉袄，往水缸里一擦，拖起蒙住头，冲进火头，摸到门口，手连扫几扫，没有扫到婆婆，哗啦一声，房子猛扑下来，她向门外一闪，只见那黑洞洞的浓烟冲上天空。

她退到场心，满地的火团子，跟住她脚滚。她的裤脚冒起烟来了。她抢起小虎子，急跳下粪塘，站在粪水里，呆呆的睁着眼睛，看着那遍地乱跑的火苗，随着风，呼呼的乱滚，草枝接着树叶，霎时变成一条火龙，烧红了半边天。全庄的哀叫声，呼救声，嚎啕声，地震得直发颤，她两眼一花，耳朵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了，晕晕乎乎摔到粪塘边上去。

国民党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第一颗大炮弹，就是落在小李庄。

轰！轰！炮弹一颗接一颗，从半夜开始，一直打到天亮，谁知有多少炮弹落在小李庄啊！庄子打平了，火光也渐渐小了。

从黑沉沉的烟雾里，冒上昏黯的太阳，照着一片暗红的土墙框。

李二嫂甦醒过来了，“中央军”的机枪声、大炮声，还是继续不断的在她前后左右轰响。

她抱住四岁的小虎子，软软的支起两腿爬上粪塘，抬眼向四面一看，天昏地暗，不见日色，地上黄黄的沙土烧红了，菜园里的青菜，连根都烧成灰，她向着红红的火烟，痴痴地说：“完了，都完了！”两眼睁得有酒杯大，直瞪着，圆圆的脸上滚下泪珠，浑身一发软，又跌坐到地上去。

她坐在地上，抓起一把红红的沙土，在手里搓来搓去，眼泪更往肚里流，“公公婆婆都变成……”，她把小虎子往胸口搂搂，跪起双腿，解下勒裤带，把小虎子背在背上，头上顶住湿棉袄，爬到水缸跟前，抢过提水罐，奔下河去。

她从堆沟里，提了一罐水，刚刚爬上河岸，西北角“砰！砰！”两枪，面前冒起来的沙灰，沾她满脸。两腿一滑，连人带水罐，咕噜咕噜滚下河去。肩上的小虎子，被水淹得目瞪口呆，一声也不哭了。

她在水里，翻了个滚，站起来，眼呆呆的望着西北角严小圩子，圩里圩外的“中央军”，蝗虫一样，闹翻翻的，在杀猪，剥牛……。她咬咬牙：“杀千刀的，阎王老爷早晚要有拘魂牌来，把你们一个个活活都拘去。”两腿一挺，直起腰，提着水罐，又爬上老堆顶子。

红红的火，给一罐一罐的水泼熄了。她坐在灰堆里，翻来拨去，也没有找到公公的尸首，只见门口灰土里，泛出一股一股的红泡泡来，她的眼泪干了，两只手拚命向前扒，刨出婆婆的头，见已烧成炭黑，身子蜷缩一团。她两眼一阵昏花，扑倒在婆婆尸首上。

小虎子受了惊吓，扒在她肩上，嗓子哭喊成破锣。爬来爬去，又抱住他妈。看家的大黑狗，尾巴夹在腿裆里，伸着头跑到火边，用鼻子在主人一只腿上嗅嗅，掉回头来，凄凄惶惶在她周围转了一个圈子。慢慢挂下耳朵，四条腿直打抖，头往肚子上一伏，伤心的睡到她头前去。

太阳从东边升起，走到头顶上又转西。淮河水的水，潺潺在流。严家渡的青烟，一天一夜了，还在冒。小李庄的哭声，十里以外的人家都听得流泪。她坐在婆婆的尸首旁，一天一夜没有移动。

庄上的人，有的躲到野地去的，有的在地洞里的，有的逃到外边去的，一直到了第五天，一个个才回来。三三两两，不约而同，都聚集到李二嫂家门前来。

陶洪滨站在她背后，呆呆的朝着她滴下眼泪：“哭有什么用，你们都记住，今天是二十，小李庄地塌土平的一日。”

许振银气呼呼地说：“这是蒋介石不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拿美国的炸弹来炸的。”李二嫂掉回头说：“陶二爹，我一家倒怎好？”

陶洪滨低下头，泪水流到胡子上：“怎是你一家呢？淮河一条边，几万家，上千条人命啦！”

许振银跺着脚：“蒋介石，他就死到泥巴里，也要把他挖出来，啃他两口，算清这笔血债。”

“汪精卫勾上日本鬼子，没有把老百姓折磨死，蒋介石又弄来美国的飞机大炮，来杀老百姓，都不是他妈的中国人种！”戚步高摩拳擦掌，一路骂过来。

陶洪滨转过头，两眼盯盯的看看戚步高，唉声叹气：“咳！打死一只虎，又来一只狼，花八年心血，打败日本鬼子，实指望有安稳日子过的，蒋介石又来这么一脚，一心不让老百姓活下去啦！”

许振银道：“你放心，老百姓有本事打败日本鬼子，就有办法打败蒋介石！”

刘鹤如和三德子几十个人，挑着水桶，从西头泼到东头，把小李庄五十多家的火救灭了，也围到李二嫂家门口来，东庄西庄的老百姓，三三两两，都偷偷跑来瞧，吴大奶奶挤进人丛中，用手在灰堆里拨李妈妈的尸首，掉下眼泪：“唉！苦命啦！一辈子没过舒心日子，死还没落个好死！”三德子向他母亲吵起来：“去吧！去吧！这是命吗？是蒋介石杀的啊！”

戚步高在人丛里找到二高子，到外庄去买两张芦席来，好把尸首先盖起。许振银又拿来一条棉裤和一件半新的夹袄，

送给李二嫂。

李二嫂从火烧的破墙框里，刚换下泥衣服，西庄吉二花子来了，人人都叫她“活妖精”的，她头上梳的油光光，滑得苍蝇都停不住，浑身花闹闹的，挤到人空子里，抱住她的膀子，假惺惺的摸摸李二嫂怀里小虎子的脸，水红的手帕，不住的在眼上擦来擦去，把鼻子翘起来，假声假气地说：“喂，菩萨也不长眼睛，扔下这娘儿两个苦桃子，他大爷儿俩，不留下少的，留下老的也好哈！振刚二哥死的比这还苦……”围在场上的，人，一个个都呆起眼来，哑口无言。

许振银向二花子瞪了一眼，道：“二花姑娘，你和我是姨姊妹，人家遭这样的灾害，你还来嚼蛆，胡说八道，乱吓唬人，振刚什么时候又死啦？”

二花子把肩膀耸耸，掉过脸，向许振银膘了一眼：“哎哟！你们还不知道吗？昨天中饭时，国军就进了涟水城，新四军这回人死多啦，南门外，老堆顶上死尸堆成山哩，李二哥带的担架队，没一个走掉，张学文、大奎子和振刚二哥死在一个坑里，人家二黑虎亲眼看到的，这还能假吗？”李二嫂两只眼睛往上一翻，身子一斜，扑通倒在人堆里。

锵！锵！锵！刘二黑虎扛着一根弯机球的美国步枪，远远的敲着锣，从东庄头一路喊过来：“小圩四太爷回来啦！各家都到小圩去开会哟……”这一连串的声音，把陶洪滨骨头都喊散了，忙把地上的小虎子向李二嫂怀里推推：“二嫂，你醒醒，伢子在你怀里！”头缩缩，绕过墙框，三步变两步，溜回家去。

围住李二嫂的人，一个个都东溜西散的走开，吉二花子看了李二嫂一眼，很得意的笑笑：“走啊！去开会啦！”象只鸟